

夢

殘

吳鐵翼著

◎◎◎文藝叢書◎◎◎



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

夢

殘

著 翼 鐵 吳

行 印 社 版 出 書 圖 民 國

月 三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華 中

夢

殘

每冊實價國幣五元二角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

著作者 吳 鐵 翼

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

社址：重慶江北香國寺
任家花園廿六號

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

總發行所：重慶民國路
五十五號

殘夢

(三幕喜劇)

第一幕

黃公館的大客廳，正面是一個通飯廳的大拱門。右面是兩扇法國西式落地長窗。從窗內望出去，好像是一個幽靜的花園，左面是一扇通甬道的門。室內有沙發，茶几，和椅子；茶几上有花瓶，煙具之類。牆壁上有西洋名畫，和電影明星的照片。這屋子佈置得非常摩登闊綽。

(開幕的時候，正是左門上的時鐘敲着八下的時候，黃太太由左門走進來。)
太：(自言自語地。)都八點鐘了，(走到右面，拉開長窗的帷幔，陽光射了進來。)
該來了吧。(一轉身看見，左門外有個人影一閃。)
廚子，廚子，你進來。

(廚子一手提着菜籃，一手提着一隻肥大的活雞，走了進來。)

廚：太太，您是叫我嗎？

太：今天的飯菜要多預備點兒，姑少爺今兒從前方回來。（梅下，蘭下，滑上。）

廚：是啦，（轉身就走）給人認識一下，（走後）請開其窗的動靜，關其後門進來。

太：別忙，我問你，你是不是剛從菜市回來？（午鈴響起，黃太太由試問室進來。）

廚：是的，太太。

太：都買到些什麼新鮮菜呢。真之讓。……

廚：青菜是愈來愈貴了，今天是一毛三乙斤買來的。

太：唉！我現在又不是跟你算菜賬，我問你今天都預備了作些什麼菜？

廚：今天預備熬鍋雞湯，弄個蝦子鮮筍，乾燒四季豆。炸個蝦球，燒鰭魚絲。另外呢，

再配兩個菜，什麼干貝炒蛋啦，什麼……

本：又是炒蛋，又是炒蛋。你們當廚子的祇要沒有菜，就會跟蛋滾上了。

廚：要不來個掐菜炒燒鵝絲，什麼紅燒牛腩啦；倒都是下飯的菜。

太：這邊像一句話。你想姑爺人家是從前線回來的。不知道受過多少苦了，再不預備點像樣的菜招待招待他，怎麼說得過去呢。

（黃毓霖穿着睡衣，滿臉搽着肥皂，似乎正在括臉，慌忙着由左門進來。）

毓：到了嗎？到了嗎？

太：你說什麼？

毓：我是說衛邦到了嗎？

太：姑爺還沒有來呢。

毓：（因為他是一個近視眼，眼力地望看門上的鐘）這是幾點鐘了？

太：你的眼鏡在這兒。（把眼鏡拿過來給他戴上。）

毓：太太，沒有什麼事了嗎？

太：好，你去預備菜去吧。哦！早晨還得先預備一鍋麵，姑爺一到大家都吃，聽見了沒有？

廚：聽見了。

太：下去吧。

廚：是是。（廚子走下）

毓：（看了看鐘）都八點多了，怎麼，怎麼，（打了一個呵欠）他還不來呢？他來信上是怎麼說的呀？

太：我記得明明白白寫着是六點半到站哩。你昨天晚上沒有看那封信嗎？

毓：昨天晚上在黃松樵家里打麻將，整整打了二十四圈。打得我筋疲力盡地回來，我就沒有顧得看那封信。記得你昨天晚上告訴說他是六點半鐘到。

太：你再看看這信吧。

毓：（接着信，又打了一個呵欠）「婿自奉命增援××」噫！××是什麼東西，跟老丈人也保持軍事秘密。一婿自奉命增援××，轉戰三週，犧牲雖大，幸而未辱使命，並予敵一嚴重打擊，殘堪告慰。今稿上准，後方休假，定十日晨六時半到站。乞賜

知媽華爲驕，嬌衛邦叩稟」。

太：還是六點半到站，一點也不錯。

毓：現在八點都過了，也該來了。

太：我聽說他有信來，我已經放心多了，衛邦自從上次在洛陽來信，兩個多月沒有消息，可真叫我提着心。

毓：我何嘗不是吊着胆呢。

太：萬一衛邦從那時候起沒有了下落，可叫我怎麼辦，可叫媽華怎麼辦。

毓：這都是你幹得好事，你還說呢。

太：衛邦這個人什麼都好。脾氣又和善，個子又魁梧，配媽華真再合適也沒有了，而且媽華和他的感情也很好。我那時候就沒有想到他是個當兵的，可誰又能想到這回是跟鬼子拚命呢，現在打仗不論什麼軍長，師長的，都得領頭去打。何況他祇是團長，他也不能躲在家里不出去呀。

鏡：出去。哼，如果碰到運氣，上頭陣亡了，燭華就要變成個寡婦了。

太：他們的親事也是你極力主張的，你怎麼現在完全怪在我的頭上了，燭華不是我親生女兒，可是我總想對得起她。作繼母的苦，是你這輩子嚐不到的，我又不是想把他打發出去，就趁了我的心願，你看她現在還是住在娘家的時候多。誰對他見外來着。就說我那時候沒有想到，難道你那時候也沒有想到衛邦是個當兵的嗎？

鏡：好了，好了，別叨叨啦。等衛邦這回回來，爲了替燭華將來設想，給他找文靜的事幹幹，這不就得了嗎？（打了一個呵欠）哎呀，可困死我了，我還是得去睡一會兒去，等衛邦回來，你再叫我起來吧。

鏡：還是先睡著要緊。（轉身向左門走。）

（窗外有汽車喇叭聲。）

太：你聽！汽車聲音，大約衛邦來了。

鏡：（停住）祇有保華同燭華去接他嗎？

太：德祿也去接去了。

德：（走向窗戶外望）！可不是來了，我睡覺不成了。

（黃保華提着一個小皮箱急急由左門走進）

保：來了，來了，姐夫來了。

毓：哦，哦，哦，（忙將臉上的肥皂擦去了，迎到左門前）

（保華把沙發拉到一個適當的地方。）

毓：（對保華）你這是做什麼？

保：我給姐夫預備一個好的地方去坐。

毓：呀！爲什麼？

保：他不是受了傷了嗎？

毓：什麼？

保：這次戰事激烈，他受了傷了。

太：哟，傷在哪？

保：嗯，在手上。

毓：在手上，那還好。手離心還遠，嗯，不要緊？

保：當然不要緊了，他是從軍醫院養好了出來的。可是那光榮戰傷像獎章一樣永遠掛在他的身上，這是別人搶不到的。

（燭華扶着鄭衛邦由左門進來，鄭是一個英勇的戰士，左臂齊根折去，右腿也不便行走；他架着一根支杖，一瘸一拐的走了進來，他的精神並不因受了傷而顯衰頹的樣子，含笑向毓霖夫婦為禮。）

衛：爸爸，勞您久候了。

毓：衛邦，你可回來了。辛苦，辛苦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請坐，請坐。

衛：沒有什麼，這回差堪自慰，總算盡了一點責任（對太）媽，您這一向好？

媽：您瞧。他的一支胳膊也打丟了。

太：哎呀！嘖嘖嘖，你是怎麼啦？快坐下來吧。

衛：戰事是相當的兇，也是碰巧了，鬼子的一個砲彈落的地方離我太近了，我叫牠炸傷了。（坐下）

毓：犧牲得可夠厲害，你們是在什麼地方打的。你來信只說在××，××是什麼地方呢？

衛：我們是在台兒莊西北方面担任圍攻，這回真有趣，就像小孩子們捉迷藏一樣，我們來一個迂迴，鬼子也來個迂迴，迂迴對迂迴，套來套去；把陣線扭成螺絲一樣了。這回混戰鬼子吃夠了苦頭，最後他們一敗塗地，就在我們四路會攻他們的時候，我帶了彩。等我到了徐州，敵人早向嶧縣潰退了。

毓：（摸了摸衛那胳膊的斷根處。吃驚地）喲！你的傷很重，要不要再治一治呢。

衛：我後來在鄭州軍醫院施過手術（拍了拍肩頭）現在已經完全好了。

毓：不過，這一戰是打掉了你一隻手。

衛：祇是那隻沒有多大用的左手，我右手是存在着怕什麼，不耽誤我吃飯，穿衣，寫字和放鎗。

敏：肢體損傷一部份，多少總是一件遺憾。

衛：爸爸，我可不這樣想，無論如何這千載難逢的民族抗戰，我是參加了，多少出了一點力。至於說肢體的損傷，好在我又不是當模特兒的，缺一隻胳膊，對於我的生活還不生什麼大礙。

保：對的，我覺得這次為民族抗戰，死還是值得的；何況祇是受了一點傷，不過留下了一個光榮的徽記罷了。

（韓祿提着箱子，跨進門來）

德：太太，姑爺的皮箱是放在小姐的房間里嗎？

太：自然是放在小姐房間里了，這還用問嗎？拿到樓上去。

德：是。

保：（把他所提進來的小皮箱，也遞給德祿。）把這個也帶上去。

德：是。

太：德祿你放好了箱子，馬上就去預備點心。

德：是！（提着箱子出室）

太：（站了起來）衛邦，你想吃什麼東西，快說。好叫他們預備。

衛：不用費事，什麼都可以。

媽：（斟了一杯茶，送到衛邦面前）你先喝杯茶吧。

衛：謝謝，（媽舉拿着茶杯給他喝）謝謝你。

太：德祿，去洗臉去吧。（轉身走出室去）

德：等一等我進來，（拖過一隻橙子坐在衛邦旁邊，親切地）我說衛邦……

衛：爸爸。

德：去問你，這個，這個，你對於這次戰爭的前途是怎麼看法呢？

衛：我敢百分之百的相信，我們有最後勝利的把握的。

毓：可是將來又怎麼善其後呢？

衛：這時候還談不到吧。

毓：我們顧慮總要顧慮到的呀。

衛：我想，我們能夠適應現在，我們自然也能適應將來。目下只有打，多打一天，多給敵人一天困難。保衛徐州，就是保衛漢口，也就是保衛中國。

毓：撇開戰事不說，將來怎麼樣呢？

衛：據我看就是我們的政府由抗戰中建造新的中國，趨向於爲民衆謀解放的大路，在不久的將來戰事結束了以後，就是我們得到最後勝利的時候，那時候的中華民國一定是一個最和平，最幸福，最完美，最現代的國家出現。

毓：我的意見是說……這個……嗯，我還是先去洗臉，我們等一等再談（起立）等一等再談（匆匆的走出右門。）

保：姐夫，你還是說，台兒莊大勝的實在情形吧。

衛：我受傷早了兩天，那當時的情形，我沒有親眼看見，後來在傷兵醫院我聽見一位參加台兒莊正面的受傷軍官所說的。嘿！那一戰比淞滬線的砲火猛烈的多了。

媽：（對衛）你還要喝茶嗎？

衛：等一等再喝吧，我先跟保弟。說這段緊張的故事。

媽：反正是乒兵乒兵的放槍放砲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報紙上早登過了。

衛：可是這次死傷之外，有一場空前的勝利是值得說一說的呀。

媽：從開戰打到現在，常是敗；勝一次，算什麼？

衛：是不算什麼，可是這次是消滅敵人最大的主力戰，不是普通的勝利。

保：姐姐，你讓他說呀。

媽：好，你說吧。

衛：我不說了，想不到你對戰事的厭惡跟敵兵差不許多。

衛：噢，我說錯了，好，你接着談吧。

（坐在衛旁）

衛：（開見什麼似的）噫！

媽：什麼呀！

衛：你身上的香水味，打斷了我所要說的話。

媽：香水又得罪你了。

衛：不是，香水味是我好幾個月沒有聞到的了。唉，我們和這種氣味隔離得很遠了，也就是跟女性的氣味分別得太久了。

媽：你又說瞎話呢，前方不有許多娘子軍給你們打氣嗎？

衛：那些勇敢的女孩子，已經不是平凡的女性了。她們也和我們一樣的裝束，一樣的工作，一樣的担任救亡抗敵的責任。我們在前線上所看到的是一望無邊的祖國的土地，所聞到的是敵人屠殺我們的大炮煙硝。在那環境里，我們祇想到愛國，大家